

老黄和陈

□高家胜

老黄和陈原是老门邻，亲的像一家人样，打前年起，突然断绝了关系。究其原因，还得从一次聚餐开始。

原来，老黄和陈都是教师，老陈安分守己的教书，而老黄觉得教书挣不了大钱，辞职经商去了。的确，在八十年代，法律不完善，钱很好挣。老黄做的是煤生意，他采用“白加黑”，不到两年就挣了几百万。于是，他从合肥、上海买了几套房子，全部装潢一新，十年前，就搬到上海新房里住了。而老陈仅靠教书拿工资，只能养家糊口，老婆在家种几亩地，所以收入当然不高，根本无能力在县城买房子，因此，仍然住在老家的砖瓦房里，过着平淡而很悠闲的日子。

由于，老黄和陈都是老友，经常保持联系，起初，两家你来我往，走的很亲热。可最近几年，突然不往来了，有时老黄打来电话，老陈也不接。

原来，就是因为一次两家春节聚会引起。有一年春节，老黄提议：自己掏腰包，在县城找个大饭店，请老陈家聚餐。老陈一听可难了：不去吧，怕老黄不高兴；去吧，听说县城的一顿饭要得几千块，叫老黄自己出，心里不过意，自己出吧，得一个月的工资；如果实行现在流行的AA

制吧，显得太薄气了。愁的老陈两口子一夜都没睡好觉，最后老两口决定：把自家种的没上化肥、没打农药的稻子，带上两口袋，乘吃饭的机会送给老黄，也算没白吃他一顿。

聚餐那天，老陈两口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各自穿了套新衣服，还专门租了一辆车，带着两口袋足有二百多斤的无公害大米，来到老黄指定的饭店。

老黄一家早已在此等候，老黄问老陈：口袋里装的什么？老陈说：是无公害大米，吃了对人有好处。老黄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个东东，我们是不吃的，我们都吃的是美国产的，口感好极了。”老陈一听不不高兴，心想：难道美国什么都好？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肚子坏点子，怎么能给你好果子吃？更令老陈不高兴的是：老黄才出去几年，怎么说话的声音也变了？

席间，老黄也顾不上吃饭，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还不时地嘲弄老陈鼠目寸光，只会教书，连县城的一间房子也买不起。老黄讲到激动时，唾沫星子喷得满桌都是。老陈两口子虽然在家吃着粗茶淡饭，但很讲究卫生。饭局刚开始，老陈他俩还能吃几口，后来可一点也不敢动筷子了。老黄看老陈两口子干坐着不吃，误认为他俩舍不

得，就硬往老陈两口子碗里夹菜。老陈不吃，老黄硬叫老陈吃，不多时，老陈“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老黄“啊”的一下脸变了，不高兴地说：“看看，看看，经常不吃油大的东西，适应不了吧？我们一天不吃鲍鱼呀，燕窝呀，都受不了，可你倒好，吃好一点，就吐了，你怎么能见大场面，我原本想找个机会，把我们的老友都请来，也让你也参加，看来你就拜拜吧。”

就这样，聚餐不欢而散，老黄嫌老陈的大米里有杂质也没有要。

从此以后，老黄怎么约老陈见面，老陈也不干。最后，老陈连老黄的电话也不接了。

今年上半年，老黄儿子打个电话给老陈：“叔叔，你快来上海一趟。”老陈立即回绝道：“不去！坚决不去！”老陈的儿子哭着说：“叔叔，你咋这么狠心，爸爸的癌症已到晚期，闭目之前想和你见一面。”老陈一听差点懵了，忙问：“怎么，你爸得癌症了？”对方电话里说：“他连续几年都住在刚装修的新房子里，并且还不忌嘴，整天大鱼大肉，加上不注意锻炼身体，导致得了癌症。”

老陈忙说：“我去！我去！我马上去！”

老陈放下电话，望着自己的老房子，半天没说一句话。

凤台，凤台

□袁毅

淮河还在流淌
枯木逢春
衰老的柳树又发
新芽
麦苗受孕，走进
生命的又一个轮回
哦，凤台

峡山口峭壁如铁
摩崖石刻将时间
刻进坚硬的石头
山顶之上，皂荚
树和慰农亭相互厮守
记忆里的风雨，
悄无声息
哦，凤台

春到深处
远行的燕子没有返乡
两只外地的喜鹊在阳光下筑巢
一些老人耐不住等待，回归土地
哦，凤台

黄昏漫长
炊烟留下孤独的烟肉
散学的孩子把童年丢在路上
带上自己的眼睛，眺望远方
哦，凤台



麦收记事

□陈明



进入六月，西南风可劲儿吹，太阳也愈发地炙热，炙烤着一方麦田。大片大片麦地，这段日子到处弥漫着丰收的味道，站在黄澄澄的麦田里仿佛可以闻到白面馍馍的香气。

麦子是六月乡村的主题，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七十年代童年时那些火热的麦收往事中去。我老家有句土话：看你忙的跟收麦似的。可见麦收是极其辛劳的。农户家蒸上一锅馒头，割上几斤鲜肉，煮上几个咸鸡蛋，打上一桶散酒，家家准备着麦收战斗。麦子成熟的速度惊人，一旦熟了，就得立即收割，哪怕晚上一天，麦秆变脆，收割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天气的变化反复无常，人们还要时时担心雨水的侵袭。因此，这个时节，男女老少都是麦收的主力军，人人都要加入这紧急的抢收战斗中。

小时候的麦收记忆和镰刀是不可分割的。每到快要割麦子的前几天，大人们就会把闲置一冬的镰刀找出来，用水一湿，在磨刀石上“霍霍”地磨起来，直至被磨得新锐锋利、刀光寒寒。第二天，太阳还没睡醒，全家人已经携带“武器”来到地头，一人占一垄麦，开始收割起来，而且比赛看谁割得快。当父母已经放倒好几垄麦子了，我那一垄还剩下多没割呢。当时我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天不怕地不怕的，尽管觉得腰酸、腿酸、头发晕，胳膊没劲镰刀钝，手上还磨出了血泡，可是干得挺欢的。

从早上四五点起来，往往得干到八九点才能回家吃饭。那年月，麦收时节，家里最好吃的大约就是咸鸡蛋了。早在一两个月前，家家户户多少都要腌上一些鸡蛋过麦季。吃饭的时候，剥开热乎乎的鸡蛋，蛋黄流出油来，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特别好吃。除此之外，便很少有其它更好吃的了。麦收时节，人们连赶集的空也是没有的。简单地早饭之后，人们带着疲劳，顶着更加火热的骄阳，继续投入到麦收中去。麦子收割完了，就用架子车把麦拉回到村边的麦场里，摊晒后用石碾碾压脱粒，也叫“打麦”。那时节，麦场是男人的主战场。铺好的麦子有半米高，用牛马拉着石碾一遍遍地碾压。小麦压好后，将麦秸清除，然后扬场，用木锨靠风力扬起来使麦粒与麦糠完全分离，辛劳至极。记得后来有了手扶拖拉机和脱粒机才轻省些。麦收天里，脱粒机叭叭的声音日夜不停，一个麦场里只有一台脱粒机，由一个方向开始一家地轮流使用。轮到谁家，都要找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帮忙，集中力量速战速决，因为别的人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哩。脱粒机一响起来，就不再停止，干活的人分工明确，有向机仓里投放麦子的，有在脱粒机前扒麦粒的，有用叉子运走麦秸的，再有几个堆积麦秸垛的。小孩子这个时候都在后方，来回地搬运麦个子，麦灰与汗水粘在一起，脸变成了“花狗屁股”，却也没时间去擦一擦。渐渐地，麦子少了，麦秸垛却像房子一样高高地垒起来了。那时候麦秸并不是像如今一样扔掉不要了，也是要堆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麦秸可以当牲口的饲料、当柴火烧锅，还可以卖钱。麦子打完了，来帮工的人被请去喝酒吃饭，小孩子却要留守在麦场里看护着。记得有一年打麦的夜晚，干完活，我又累又饿，在等着大人来接替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倒在麦秸堆里睡去，一觉睡到天亮，那种舒适香甜的感觉至今难忘。

现在的麦收早已远离了镰刀、远离了麦场、远离了麦秸垛。通常是联合收割机到地里转一圈，一会儿功夫，点几粒寒烟，几亩麦子便收进口袋里了，真是方便极了。然而，当年那早出晚归、挥汗如雨挥镰割麦的场面，近乎原始的麦收情景，仍然难以忘怀，始终让我不忘劳动的艰辛，珍惜粮食的重要。

我今年12岁了，天天看到妈妈做家务做农活，从田间地头到房前屋后，从日出东方到晚霞散去，我一直也想帮着妈妈做点事，在一个周末，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正是清明节前夕，妈妈要到姥姥家去，早早的就出门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在家。我看到家里地板有点儿脏，于是决定先拖地。我像妈妈平时干活那样，找来扫把，先把地板扫了一遍，然后用盆把拖把湿了水，再用干一点，从卧室到客厅，一点一点劳动起来。

不知不觉中，家里地板全部打扫干净，我已是满脸大汗了，衣服也大面积浸透，自己也是精疲力尽了。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妈妈平时劳动的辛苦。

稍微休息一会，我想用自己汗湿的衣服洗了，在洗衣机旁边，还有几件妈妈没洗的衣服，我把它们都放进了洗衣机，然后像妈妈洗衣服那样，倒上洗衣粉，然后打开启动电源。为了让妈妈高兴，把衣服洗得更干净，我刻意地多倒了洗衣粉，足有一大碗。快中午了，妈妈从姥姥家回来，看到家里地板一

我帮妈妈做家务

□郑夕

新，很是高兴，她知道奶奶身体不好，一定是我拖的地，大大表扬了我一阵。更让妈妈惊喜的是，后院的晾晒绳上，已经洗好的几件衣服，正在阳光下迎风飘动……

妈妈走到晾衣架跟前，看着，看着，突然站住了。只见她盯着几件衣服，用手捻着，还贴近衣服闻着，转过头来问我：“你放了多少洗衣粉？”我突然害怕起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害怕妈妈骂我，打我。我语无伦次地解释着：“妈妈，我，我是和你平时倒得一样多呀？”说着话，我的眼泪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妈妈没有骂我，只是无奈的说：“唉，你好像放的洗衣粉太多了，你过来看看，这样晾晒过后会损坏

衣服的！”

我唯唯诺诺的走过去，这才看到，我洗过的衣服经过太阳一晒，竟然出现了很多水印，像没洗干净一样，特别是一件黑色上衣，白色水印尤其明显。我跟妈妈一样，用手捻着衣服，有种黏黏的、滑腻腻的感觉。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笑着抱起我：“没事的，以后要注意了，放洗衣粉要根据衣服的多少，放的少了，衣服洗不干净，放的多，就要多清洗几遍，千万不能让洗衣粉残留在衣服上。”

我委屈地擦着眼泪，幸福的依偎在妈妈怀里。我这才明白，为了洗干净衣服，我放的洗衣粉太多了，所以像妈妈那样清洗两遍，洗衣粉根本清洗不干净。这件事，让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平时只是看着妈妈洗衣服，哪里会想到这样简单的劳动，我竟然会弄巧成拙。

（作者系 顾桥镇寺西小学六年级学生，指导老师 顾桥镇寺西小学 李晓梅）



小小说

寒心（外一则）

□郭远

清晨，李木杨的手机响了。“喂，是儿子呀，有什么事吗？”李木杨轻声细语地问道。

“爸，你今个早点过来，把亮亮送去学舞蹈。”

“行，我马上刷牙、洗把脸就过去。”李木杨赶紧地答应说。

李木杨前脚刚离开家门，后面妻子石岩梅的手机也响了。

“喂，是儿媳呀！有事你就说，妈去给你办去。”石岩梅干脆利索地说道。

“妈，我想吃你亲手做的红烧猪排骨。”

“行，我这就下楼到集市去买去。”石岩梅又接着说，“正好今个是周末，中午，我再做几道别样的菜，你们都过来吃。”

……

隔了几日，李木杨在阳台踩板晾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失去了重心，身子一歪，摔了下来。石岩梅见状，吓得嘴唇哆哆嗦嗦地说：“这可怎么办呀！”

李木杨额头汗水直流，他强忍着巨痛对石岩

梅说：“快打儿子、儿媳的手机，让他们赶紧过来。”

石岩梅用发抖的手打通了儿子的手机说：“孩子，你爸晾衣服摔倒了，站不起来，有可能是骨折，快过来把他送医院去。”

“妈，昨晚和几个朋友喝高了，现在正在小区诊所打点滴呢，走不开，要不，你打电话给你儿媳。”

“好，以后千万别喝那么多酒，要注意身体。”石岩梅叮嘱道。

“行了，别费口舌了，赶快给你儿媳打电话。”

李木杨疼得有些架架不住地催促说。

“喂，儿媳呀，了不得了，你爸晾衣服从凳子上摔了下来，现在疼得动弹不得，你赶紧回来送他去医院。”

“妈，我正忙着呢，抽不开身。要不，你打120，把他送医院去。等我做完麻将，我再去医院。”

“算了，别再打扰他们了，没用的，养儿防不了老。自己的事自己做，你就打120急救中心的

电话吧。”李木杨叹息地对石岩梅说。

石岩梅眼角流着泪，寒心地拨打了120电话。

捡钱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张无人问津、静静“躺在”墙角的崭新百元人民币，却被眼尖的孩子看见了。

孩子撒欢似的跑到百元人民币的近前，急弯腰捡起它，尔后三步并二步，乐不可支地跑到母亲面前说道：“妈妈，这是我刚刚捡到的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吧，让他们帮助寻找失主。”

母亲本能地环顾一下四周，见没啥情况，然后，放心地对孩子说：“傻瓜，送什么送。走！用捡到的钱，给你买双鞋去。”

孩子听罢，没有理睬，反转过身，朝不远处交通岗亭跑去。

留在身后的母亲，站在那里尴尬的不知所以然。

一棵老杏树

□胡仲昌

摘下头上的斗笠，靠在了门口的墙边。

二奶奶给双虎倒了一碗热茶，又从锅里拿了几个热粽，放在石桌上，便和双虎坐在廊檐下的竹椅子上谈了起来。

二奶奶不住地地问双虎二爷爷生前的同志怎样，还有二爷爷坟上的黄土会不会被雨水冲掉，山上的野猪会不会把周围的石块拱塌，土匪常常出来祸害百姓等。

双虎一边细细地呷着茶，一边频频地回答着二奶奶，他没有给二奶奶带来任何不好的讯息。听二奶奶曾经说，双虎老家在大别山，17岁就参加了红军，1935年冬天，被党组织派到这个地方开展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我二爷爷一起，在山里面，他们明的是看山，实际上为我党做了许多的工作，后来，我二爷爷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当地土匪杀害了。这一晃就是8年，每到端午节，山里的杏子熟了的时候，双虎站在二爷爷的坟边，可以摘下树上的杏

子。二奶奶还说：“二爷爷坟边有两棵杏树，一棵是金灿灿的麦黄杏，另一棵是清香爽口的桃杏。”

双虎每年端午节送来的都是麦黄杏。1982年端午节，我二奶奶病故，次日上午，正当我父亲和院子里的叔叔伯伯们在一起商量如何把二奶奶送上山时，双虎来了，手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篮，竹篮上面依旧盖着一层新鲜的杏叶。

我父亲迎了上去，接过双虎手里的竹篮，把盖在竹篮上的杏叶拿掉一看，是一篮清香可口的桃杏。

没过几年，年已8旬的双虎离开了人世，我去为他送葬的那一天，正巧是端午节，看到我二爷爷坟边的那棵老杏树仍然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子。

2013年的秋天，由于当地开发建设，我二爷爷、二奶奶，以及双虎的坟只好被迁走，那棵已有70多年的老杏树，也没有幸免。